

## 故园春田

人到中年,最贪恋的,还是老家的烟火与山水。

在城里住得久了,日子过得局促又紧绷。高楼密密匝匝,街巷车马喧阗,整日里伏案操劳、人事周旋,心总悬在半空,落不下来。人是疲的,神是倦的,久居樊笼,便愈发惦念故土的松弛与安稳。每逢闲暇,我总愿意回乡小住几日,踩一踩熟悉的田埂,看一看故园这片浸满春水的梯田,心上积攒的万般浮躁,便慢慢消解了。

故乡的春,是温软敦厚的。一场春雨落过,山野便彻底润透。漫山草木吸足了雨水,绿得浓润和,层层叠叠铺向远方。远山浮着薄雾,轻纱一般笼着连绵的山脊,不稠不密,悠悠荡荡,自在舒卷。山间无风狂雨骤,四时都平和从容。山静、田软、风温,落在眼里、沁在心里,都是妥帖的安稳。

故园的梯田,顺着山势蜿蜒铺展,全无人工规整的生硬刻板。田埂是经年累月被乡人脚步踩实的黄泥,温润结实,埂边丛生细碎野草,青嫩细软,随意生长,不修剪、不

刻意,自有乡野天然的意趣。春雨灌满每一方水田,一平如镜,澄澈透亮,将长空流云、远山树影尽数收纳其中。天上云缓缓游走,水中影缓缓飘摇,慢悠悠,静悄悄,没有半分匆忙。

新插的秧苗细细青青,疏疏密密立在浅水里,干净朴素,生机勃勃。不张扬,不艳丽,却是农家一整年的指望与底气。尚有几方闲田未曾栽秧,静水安然,田心竖着几面小小的彩旗,简简单单,朴朴实实,只为驱避雀鸟、守护田亩。乡下的物件向来不求华美,只求实用,这般朴素寻常的景致,看久了,最是养心。

山林深处,散落几户村居,白墙素瓦,静静隐在浓绿之间。屋舍都是寻常农家模样,清淡朴素,安然坐落。几缕电线轻掠山腰,不扰山水清幽,反倒衬得山村愈发静谧。四下无人声喧嚣,不闻车马扬尘,唯有田水潺潺、清风穿林,草木悄然拔节,整个山野,静得温柔,静得妥帖。

故土的空气最是清润,混着新

泥的淡腥、春水的微凉、青草的幽香、秧苗的嫩甜。深吸一口,通体舒畅,城里积攒的浊气、躁气、疲惫气,都被这山清风涤荡得干干净净。

我喜欢独自沿着田埂缓缓步行,不急不赶,随心所欲。鞋底轻触湿润的黄泥,偶尔沾些许软泥,也从不嫌弃。泥土最是宽厚,养五谷,育生灵,滋养一方烟火,也安抚疲惫人心。

年少偏爱世间繁华,爱山河盛景、人间喧闹,只觉热烈鲜活,便是人间趣味。年岁渐长,辗转尘世浮沉,看过万千景致,方才慢慢懂得,真正的人间至味,从来都是平淡从容、不急不躁。寻常烟火最绵长,朴素光景最养心。

都市生活处处讲求效率,步履匆匆,心神紧绷,连欢愉都短暂仓促。乡野的时序全然不同,秧苗需一寸一寸生长,春水需一分一分流淌,四季需一轮一轮更替。土地从不负人,春来播种,秋至收获,老老实实在,安安稳稳,岁岁如常。

立在田畴之间,望薄雾远山,盈盈春水、浅浅青苗,心头所有纠

结烦忧、俗世牵绊,都慢慢淡去。人这一生,奔波劳碌,终其一生所求,不过心安二字。闹市多喧嚣,难得从容;故土多清宁,最易安心。少年心性,总向往远方繁华,觉得热闹鲜活,才是人生景致。历经半生浮沉,看过世事百态,方知知晓,繁华皆是过客,平淡才是本真。喧嚣取悦一时,清欢安顿一生。

日暮山柔,雾色轻垂,整片春田浸在温软的暮色柔光里。青秧含润,流水含情,山村含静,天地温柔。一身归去,衣袖飘香,心头无杂事,眼底尽清宁。

这片故园春田,从不出众,从不张扬,岁岁春水青苗,年年默然生长。它默默守候一方乡土,容纳游子风尘,抚平半生疲惫。人至中年,方才深深懂得,世间最好的治愈,从不是名山大川的盛景,而是故土寻常的一山清风、一田春水、一世安然。浮生劳碌半生,所幸故里田园,可安放身心,可慰藉余生。

【江苏·南京】祝军生

## “一日三秋”的隐喻 ——刘震云小说《一日三秋》读感

晏睿珊

读完小说刘震云《一日三秋》后,不能释怀,原因是没弄清“一日三秋”作为书名的意思。或许我这么说,刘老师会和上帝一样发笑,但若说和书里那个刻字的木匠一样,欣赏这几个字笔画少,我也不信。即便果真如此。

小说一开始,花二娘为了等花二郎,在延津待了三千年,也找了三千年笑话,成了延津人做梦最怕见的人。

延津县剧团的台柱子樱桃和陈长杰、李延生在台上演《白蛇传》,白娘子、许仙、法海三个人面对面,摊着手,唱“奈何,奈何,咋办,咋办”。台上,樱桃和李延生是一对,台下,却跟陈长杰是一对。陈长杰会说话,樱桃爱听笑话,成了夫妻。李延生严肃,不会说话,没法让樱桃笑,成了遗憾,藏在心里。

陈长杰娶了樱桃,但日子和在后台讲笑话逗樱桃笑不同,日子过得苦闷,也是“奈何,奈何,咋办,咋办”。樱桃因一把韭菜上吊,陈长杰在延津过不去,奔了武汉,后又再娶。俩人的独生子明亮因在父亲的新家里感受不到家庭温暖,独自从武汉跑回延津找奶奶。

明亮在延津与奶奶相依为命。不幸,明亮还未长大,奶奶死了。明亮被父亲寄养在老友李延生家里,后又断了生活费。高一时明亮不得不退学,去猪蹄店当学徒。

故事徐徐展开,成年的明亮才是小说的主人公。他小小年纪遭遇人生大苦难,所幸男大当婚遇见中学同学马小萌而喜结良缘。与马小萌新婚幸福没多久,却因明亮婚前在北京的黑历史曝光,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,西迁西安。在西安道北

为菜市场,复遭遇恶霸孙二货欺凌,几经波折,终于做起老本行——炖猪蹄,却从此一帆风顺。人到中年成了西安“天蓬元帅”猪蹄连锁店大老板,所谓成功人士。

明亮和小萌勤劳致富的历程,小说一笔带过。陈长杰晚年病重,想见儿子一面。明亮早已洞察人性,不计前嫌,带着一颗豁达的心赴武汉探亲。因明亮主动承担大部分医疗费,一辈子惧内的陈长杰,终于有机会在后妻后面前扬眉吐气一回。

延津征地迁坟,明亮得以衣锦还乡。该看望的看望,该拜访的拜访,大家都说“米就来了,还带什么东西”,温情脉脉,皆大欢喜。最后,剩一个心事难了。奶奶的院子早已夷为平地,院子里那棵爷爷的爷爷栽种的老枣树不知去向。

四处打听,得知拆房子前老枣树被人买走。找到买树的人,不料枣树解板做了桌椅板凳。明亮想买走桌椅板凳,那人说,桌椅板凳已经被几个不孝子分家时全烧了,没了。不过,树心因为太硬,做桌椅板凳太浪费,就没用,后被一人买走,那人说他有个中式小院,这块上好的木头正好做个门匾。明亮找到那个地方,发现没有传统的中式院落,而是一座洋楼。问门房,得知中式小院的主人两年前已经出国了,院子易主,新主不喜欢中式院子,只是看中了这个地方,于是推倒重来。那么,那块门匾呢?

门房说,拆下来的东西新主人不稀罕,都被周围村民抢走了,那块门匾他倒是看有印象,但不知下落何处。明亮问,那块匾上刻的是啥字?门房说,那不记得。明亮留

下西安的地址电话,悬赏十万,遗憾而归。

在离开延津前一晚,明亮在梦里生平第一次看见花二娘。明亮这么多年不说笑话,也没听笑话,重要的是,忘了延津是花二娘的地盘,来了要准备笑话。花二娘的莅临吓他一跳,情急之下,把小萌给他说的当妓女时的一个亲身经历转述给花二娘。花二娘噗嗤一笑,明亮逃过一劫,但心里别扭,觉得自己讲这个笑话太污秽。这是延津让他变污秽的,心想,“延津不能回了”。

“一日三秋”作为书名,隐在故事后面,至此才姗姗冒头。明亮不知道门匾上刻的字,但读者知道。

枣木心到了木匠手里,正琢磨“花开富贵”还是“吉祥如意”,忽然进来一个客人,出语惊人,说这几个字和这院子一样俗。木匠问什么字不俗?客人说,书里有个词,在书里虽一般,但刻在这个匾上倒是个好的。木匠问哪几个字?客人说,一日三秋。木匠问何意,客人说,这个放在人与人之间,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意思;放在人和房子之间,就是住在这房子里一天,等于住了三年一样。你说好不好呢?木匠说果然好。心想,既然主人说刻什么字由自己决定,那不如就刻“一日三秋”,笔画少,花的功夫就少,划算。

明亮离开,“一日三秋”出现,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明亮与作为书名的“一日三秋”,在小说的时空里错过彼此。这是刘老师的高级。明亮没见过,就不用纳闷它是什么意思。读者见到了,就替明亮想,替

这本书想,猜刘老师的心思。刘老师是人人皆知的聪明,但也厚道,让刻匾的木匠与不知从何处来的客人一问一答,替读者解忧。看似玄妙,但我不以为然。

我眼里的“一日三秋”,就是字面意思,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刘老师说,“在人与人之间,这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。”为什么?感情虚无缥缈,便于无限放大,可以是真的,也可以不是?真诚,真心,没法验证,只能信。此情只应天上有,一朝拥有,夫复何求。

一座院子,在那儿待一天赛过三年?这种地方有吗?那座挂过“一日三秋”门匾的院落,荡然无存,杳无踪迹,也是证明它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。

李延生与樱桃,樱桃与陈长杰,他们之间或许有过“一日三秋”之缠绵悱恻,最终都化为乌有。明亮与马小萌,因彼此交换成长之痛而成患难之交,没有上辈的婉转低回,却在风雨之后见彩虹,成了天长地久的恩爱夫妻。花二娘把三千年过成了一天,也是把一天过成了三千年,比“一日三秋”更甚。但她是个传说,人间没有,梦里可能有。

刘老师给一个人间的故事,起了一个在人间没戏的名字。这是他给世人的劝诫吧,我暂且当“三言两拍”看。或许,刘老师和冯梦龙会在梦里相见,他们的交谈,也许会出现我的梦里。谁不是时而在人间,时而在梦里呢?

【作者简介:晏睿珊(2005年5月),女,陕西商洛人,汉族,太原理工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,(大三在读)。】